

# 一张纸的存在与虚无

以黑色幽默讲述现代寓言,解构“身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灭籍记》

范小青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范小青大姐新出长篇小说《灭籍记》。不久,就收到她快递寄来的这本书。仍旧是蓬勃葳蕤饱满而独特的丰富想象力,仍旧是话语滔滔一气呵成的绵密故事,仍旧是颇具小青风格的如碎银落地跌宕起伏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对话流淌,仍旧是超越凡俗洞察入微参透人情世故的练达睿智,仍旧是对历史烟云了然于胸却又恰到好处游刃有余的独到观察。

《灭籍记》围绕“籍”展开,范小青为此设置了三重叙述视角,讲述了三段曲折故事,最终回到“身份”这一根本问题上来,唤做“灭籍”记。小说的叙述者之一吴正好是一个假子真孙,似乎为了老宅房籍,又似乎为了别的什么,开始寻找父亲的亲生父亲,一步一步找寻线索,线索一步步断裂,最终一无所获,而事情的真相,却在后面部分通过另外的叙述者揭示出来。范小青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回到

历史,叙述者转换成已经是叶兰乡这一身份的郑见桃。该部分讲述郑见桃如何丢失身份最终又变成叶兰乡的故事,为了生存,不断盗用他人身份,直至成为叶兰乡这一身份。郑见桃身份的丢失是源于叶兰乡在荒诞年代出于自保目的的检举揭发,最终却又让她成为了自己。这种身份的错位与其就是冒籍的事实,令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荒诞,更是人生如蚁转如飘蓬的无奈苍凉。范小青还嫌不大过瘾,意犹未尽,又让本不存在的“郑永梅”来把整部故事梳理一番。

小说既写现实也写历史,既写世俗也写灵魂,既轻松又沉重,既荒诞又真实。荒诞,黑色幽默,不无调侃,甚至还有点自嘲,但这些并没有离谱夸张,而是处处有来历,件件有落实。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一般的宏大历史观并不相同,而是一种个体反思与怀疑的态度,这通过她描述的人们对郑永梅的记忆表现出来,关于并不存在的郑永梅,有那么多人却有着关于他不同的记忆,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却成就出诸多绘声绘色的叙事文本,这样的所谓“回忆录”与“口述史”是多么地荒诞绝伦而在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着呢。这一本属向壁虚构人物的出现与塑造,较之吴正好,似乎更为令人震惊而难以忘怀,永梅,实际上是永远没有,但多少人却信誓旦旦煞有介事,把这样的虚构作为真实传奇而声泪俱下、言之凿凿。

似乎在日常接触当中,温婉如玉、优雅家常的范小青不大谈论哲学问题,但她在《灭籍记》中就身份问题这一很社会学实际上很哲学的问题,营造了一座风光旖旎云山雾罩莫测高深的巨大迷宫。寻找身份确定自我主体性的过程极其复杂漫长,身份并不是一个冰冷的物件或抽象的概念,而是时时处处影响人的一生的一大魔咒。身份主题在范小青的小说中往往成为一个关键概念,这种身

份的反复追问与确认,是一种主体性的自觉,伴随着身份问题是“我是谁”的哲学迷思。灭籍不是消除籍,而是寻找被毁灭的籍,究竟什么才能真正代表自我,确认自我,是一张纸,一张籍,还是别的什么?灭籍与寻找,寻找的是亲情与血脉吗?所谓的血亲在狂魔乱舞的时代真是薄若轻纸,甚至连纸都不如。郑见桥与郑见桃本是兄妹,但最终实际上彼此伤害形同陌路甚至宛若仇雠了。叶兰乡与郑见桃则更是水火不容,简直有点剑拔弩张不共戴天之慨了。而范小青却让小说异峰突起出人意表地让已经被社会挤压摧残为惯偷女贼的郑见桃,摇身一变而成了叶兰乡,看似不可思议,细想却也合乎逻辑地顺理成章。

已过花甲之年的范小青,于文于事于人,都已经进入了圆熟而自如的境界,范小青的圆熟里又有着某种绚烂归于平淡的举重若轻的禅味。她在冷静剖析事物人情肌理的同时,又得心应手地使用着天性里的松弛与漫漶。这也显得范小青其人在一如既往的亲切细腻以外,又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质感。凭借天性,依靠悟性,范小青成功地处理了一个作家身上简单与复杂的关系,一个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与苦难的关系,与关系的关系。在《灭籍记》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贯穿始终的饱满情绪,一直一直高昂而悠徐的掌控能力。正是这种海底波纹般持续不断的感动与激情,让她克服成长与岁月里不可能存在的磕磕绊绊,带着一种如参透一切的人情练达,动静咸宜,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范小青写过很多关于江南、小巷、古城、日常生活的小说,写得平淡中和,清澈澄明。但是,这也许就是范小青所要表达的独特。范小青凭借她最根本的善意与信念,凭借来自天然、真实的力量,穿越蛛网密布、纵横错杂的“关系万千”,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小青风格。雷雨

## 散文是一把秘钥

可信笔写就,可直抒胸臆,仿佛授了人一把秘钥,把心口摊开了给人看



《从一个蛋开始》

徐则臣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2月

专门的散文家往往各有所长,或雕琢文字,或说理分析,或铺张浓意,或经营淡味,总要使它有动人之处。散文之于徐则臣,我想多半只是一种副产品。他未见得像写小说那样周密筹划,下了多少心力,而功底终究在那里,所以自有其动人之处。

徐则臣的作品底子是如何造就的呢?

第一,乡村生活。童年是每个人记忆的起点。徐则臣的散文里有一种幽幽的乡恋。牧童晚归横笛,幼时的放牛生涯早已隐入时间深处,时间是一条浩荡的长河,早年的生根发芽,我们都懂得中关村外那口麻辣烫的滋味,都难掩近乡时“故人日以稀”的心绪。不管走多远,乡愁总是追在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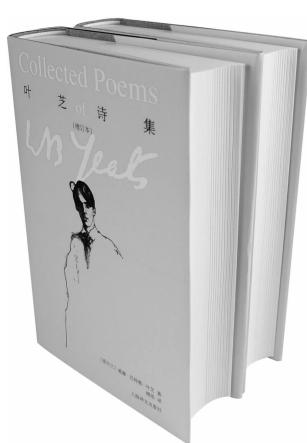
第二,读书生活。若没有读那么多的书,放牛娃大约难成大作家,或者是另一种风格。西方文学于徐则臣影响至深。同名文章《从一个蛋开始》,以一个蛋面对一座高墙的隐喻,书写卡夫卡的孤寂、阴郁与冷漠。徐则臣说他不喜欢卡夫卡,他也说他不喜欢卡佛,而这种不喜欢恰是在他被深刻地吸引之后产生的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扬弃。他也侃侃而谈萨拉马戈、黑塞、贝恩勒夫……当他站在华语文学传媒的领奖台上,他说自己在深入对自我的认知,对文学的理解,并努力在新的起点和向度上展开个人表达。

两种生活,相互交融,在他脚下垫起了高度。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耶路撒冷》构筑了“一代人的心灵史”。其中的“经验与虚构”的关系,在徐则臣的散文里能找到很多痕迹。比如,《贵人》。起笔:“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瘸腿女人,她跟我说,‘你总有贵人相助’。”显然有小说的笔法。后面写几次遇见,写流言,写恐怖,写不安,写女人的不知归处。最后:“这个自称是我贵人的女人,我知道的不会再多了。”既是散文,当是真事。这里是否有着《耶路撒冷》的一些意象呢?隐秘、背负、忏悔、救赎,渴望获得平静。类似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就是徐则臣小说的根系?他的世界在其中慢慢形成。

这种“准小说”的味道,也是这部散文集的一大特点。写人,写事,写情,都格外生动。散文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信笔写就,可直抒胸臆,仿佛授了人一把秘钥,把心口摊开了给人看。现象的保存和记忆的发酵,经时间的过滤和处理,历久而弥香。阅读本书,也就好比徐则臣给了我们一把秘钥。赵青新

# 一寸相思一寸灰

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



《叶芝诗集》(增订本)

威廉·巴特勒·叶芝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2月

说起叶芝,外国文学爱好者也许并不陌生,因为这位爱尔兰诗人和作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声名远播。但对于大众来说,知道叶芝,与前些年香港歌星莫文蔚在春晚上演唱的那首根据叶芝同名诗作谱写的歌曲《当你老了》不无关系,隽永深沉的诗句配上优雅伤感的旋律,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立刻受到无数

人的追捧,也让大众记住了这位爱尔兰大诗人的名字。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父亲是画家,祖上是英国移民,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正规的英国教育,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大师的作品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滋养。尽管他恨英国人让他无法使用爱尔兰的民族语言盖尔语从事写作,但他熟练地使用英语创作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并且能够广泛地传播到英语世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高涨,不可能不影响到民族意识强烈的叶芝。“我们已从爱尔兰逃出来。/仇恨巨大,空间狭窄,/自一开始就伤害了我们。/我从母亲的肚里带出来/一颗狂热的心”,这首写于1931年的诗,就呈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的残酷带给诗人的苦痛和惶惑。叶芝在1896年结识了富有而热爱文学艺术的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后,开始与他们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从而标志着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肇始。不过,相比他那些取材于民间神话和传说的诗剧,叶芝的抒情诗更加受人欢迎。

叶芝主张诗歌应该反映主观的切身体验,而非对外界的客观观察,“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叶芝

的这一文学观在他的终身爱慕者莱德·冈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889年,叶芝结识了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莱德·冈,一见倾心,“我一生的烦恼从此开始了”。为了追求这位美貌与信仰并存的女子,诗人追随她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她的狂热、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行。叶芝多次向她求婚,却都遭到了拒绝,伤心、失望与终身不渝的爱慕,于是化成了一首首感情复杂、格律严整、意境深邃、情调高雅的诗,最出名的就是《当你老了》——“众人爱你欢快迷人的时光,/爱你美貌出自假意或真情,/惟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缕缕忧伤”,这首爱情诗选取的角度与众不同,刻画了一个黄昏年月的爱人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她始终不变的深沉的情感,因而在众多的西语爱情诗名篇中独具一格,风韵高标。

自然,叶芝写给莱德·冈的不少情诗,并不是单一的维度。“你前来靠近我一点,仪态又动人又温和,/脸上混合着倦意和秋天悲伤的玫瑰色”,此时的莱德·冈在诗人的眼中是忧郁的玫瑰。

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是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所做的探索,还是就诗歌反映生活和情感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叶芝都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刘蔚